

儒
交
信

降生後一九四二年夏初版

儒交信

河北獻縣主教趙准

**CONFUCIANISMUS
CHRISTIANISMI AMICUS**

seu

Dialogus Apologeticus pro Eruditis Sinensibus
Auctore quodam doctore Sinensi



Nihil Obstat

J. Iang S. J.

Imprimatur

† F. X. TCHAO S. J.

Sienhsien die 1. Junii 1942.

弁言

昔者魯哀公問儒行。孔子以十七有答之。哀公遂館孔子。而終身不敢以儒爲戲。其敬禮儒者。可謂至矣。夫道高矣美矣。悉數之。更僕未可終也。豈止十七而已乎。必也由十七而三百。而三千。以本性之光。引入超性之理。而得待其人。而後行之道。方可謂升堂入室焉。今者司馬進士。溫古先生。君子儒也。平索探本窮源。而卒皈依天主真教。是其獨具隻眼。加人一等矣。而其友人。楊員外金山君。李孝廉明達君。乃甚詫異。以爲背孔反儒。所見已左矣。然員外則止怪之。不肯問之。而且遠之。則楊氏者。蓋衣冠之儒。聖賢之所詬病者也。而孝廉則造門求道。虛心受教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得其指歸。拳拳服膺而弗失。則李氏者。蓋道德之儒。聖賢之所敬禮者也。夫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其則安在。詩曰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請諦觀本書。潛心默會。慎毋睨而視之。則幸甚。是爲序。

儒交信

第一回

嗔天教員外逞花唇。

揭儒宗孝廉開另眼。

道貴尋源。學宜拯世。如何僉豎終身昧。乍聞天道便倡狂。徒勞攘臂終無益。
端有眞儒。敷陳大義。群倫誰不由天帝。漫言西海與中華。此理此理原同
契。

右調踏沙行

話說康熙年間。有一員外。姓楊。名順水。字表金山。他雖然富厚。有萬金家產。是個俗人。但恃着幾貫錢財。也攀交鄉宦。依附清流。不過是個虛名。是冠裳一派罷了。同縣有個舉人。姓李。名光。字表明達。爲人志誠素朴。他家雖非素封。却也不甚寒儉。然性格寡慾。知足安分。日日只管讀書。他業離誠十里。又有一甲科進士。復姓司馬。名慎。號是溫古。先前做了一任官。極是清廉。今歸林下。養姓修德。人人都敬愛他。和李舉人是極相厚。那姓楊的。屢叩這二人的門。常是卑躬折節。百計趨承。並不是敬其實德。止是附其虛名而已。那司馬公。是讀書窮理的人。生死關頭。時時講究。後心地了然。一旦奉了天主教。那時衆人知道。也有議司馬公好奇立異的。也有議司馬公別有見解的。論者紛紛不一。楊員外聞得此事。却喫了一驚。卽刻來見李光。也不管敬禮。也不等上茶。慌忙說道。有椿大奇事。兄可知道麼。老司馬入西洋天主教去了。這却了不得。您說怎麼處分。李子道。兄長。莫如此驚惶。司馬老兄。是個真儒。不信佛老。獨信天主。我不知其意。且請從容商議。員外道。怎的從容。孔夫子是



可背得麼。你同他是聖人門下。他如今入了異端。你還不急急救他。倒說寬緩話兒。是何道理。舉人道。溫古先生是有學問道德的人。我見他尋常看天主教的書。每每稱讚西洋的學問。幾轉給我講天主教的事理。要拉我和他到天堂。我却推阻不肯去。蓋有我夫子說了。中國有中國的聖人。西海有西海的聖人。他信西儒。我從孔子。亦何傷乎。員外道。豈有此理。仁兄還該去。苦口勸他。纔是個明友。西方野人。曉得什麼。清天外無光。中國外無道。李子搖首道。金山。您這話又太過矣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同胞。虞舜周文。皆外方人。也說他們無道嗎。你輕視西洋人。也自由你。然天文地理。幾何算學。律呂。我中國實不及他們。李光道猶未了。員外忙接道。若論這些事。西洋人果有聰明。他的法子多得。我們這邊。却也比不上他們。你還不曉得。這輩無所不會。譬如剜死人的眼。用作千里鏡。李子忍不住。大笑道。古怪了。那有這等事。員外道。人都說這樣。舉人道。虧您是個伶俐的人。還去聽那些沒把握的夢話。若是取得死人的眼睛。造鏡。也可拿死人的耳朵製鼓。這般誣話。就是黃口娃娃。白頭媽媽。也不肯信。有了

玻璃。方可磨得遠鏡。本朝我中國。也會燒玻璃。仿依西法。你去問他。果是死人眼晴燒的否。豈不笑煞人也。楊員外帶幾分愧色。道。沒根的言語。小弟也未深信。今觀西洋諸人。這裡買屋。那裏造堂。不知多少費用。既不受祿於國。又不求錢於人。這許多銀子。却是那裏來的。有人說。他們會煉丹燒汞。倒有些憑據。李舉人道。這個話越發無理。設若他們會做銀子。我中國愛的。是這白晃晃的物件。大大小小。通歸其門久矣。殊不知西儒。用自己盤纏度活。明明不是推貧就富而來。其意皆爲闖邪揚正而來。飄大海三年。受辛苦無數。真令人可愛可敬。今我們不加愛敬。反平白誣賴他們。說他們有術。能燒丹煉汞。這不是無理而何。員外道。這且休論。聞得他們的規矩。甚是可惡。奉了他們的教。連祖宗都不要了。雖喪父母。并不請僧人念個經。也不燒張紙。這樣不孝。還算個人嗎。李舉人道。兄長。你辯天主教的非。倒是十分顯他的是。不叫和尚。不燒紙錢。皆是吾儒正經道理。那些全無德能的禿子。叫他何用。若是說。死人在陰間。要錢用。就把些紙。做成錠鏤。貼些錫箔。再用火燒成了灰。信這灰在陰間。會成真金銀。可將去

買哄鬼使。打點閻王。這真正是一竅不通了。倘因不叫和尚。不燒紙錢。便把天主教的人。看做不敬不孝。這是連我孔子。當日也不孝了。先輩大儒。當日也不敬了。弟聞天主教有十誠。第四誠。是孝敬父母。司馬公平生極孝。他比你我又更誠。西洋人。天主教若有不要祖宗的事。司馬公斷不從他。員外道。老兄君子。儒也。難道不從孟子嗎。孟子曰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聞得天主教。並不許人娶妾。這也就是不孝了。李子道。這又論得不是。此蓋無知之徒。亂將孟子這一句話。強爲娶妾的招牌。心本逞其慾。而假以孝文之。似德非德。君子惡之。吾聞人之倫有五。君子之道惟四。而未嘗有五也。君子欲仁則仁。欲義則義。欲悌則悌。欲信則信已耳。倘因孝而欲娶。恐未必卽得娶。娶而欲得後。恐未必卽得後。故曰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孟子無後之說。是指舜娶妻。非指舜娶妾。然古帝堯。以二女妻舜之事。大儒尙有疑之者。而況於孟軻之說乎。員外大笑起來。道。小弟不知老兄。原來與西洋人。也是一鼻孔出氣。李子道。兄長差矣。設無孔子。吾或從西儒。也許得。現有了孔子。却不消從西儒了。子曰。施諸已而不顧。亦勿施

於人。比如有人背地裡毀謗我。以假當真。以美爲醜。倘有西士。不但不聽。且把我好處。一一都發表出來。我自然喜歡了。知此。就知我所以稱揚西儒的善行。是紮矩也。非私愛也。員外又笑道。聞得西洋信天主降生。李兄要揚他的美。也是紮矩嗎。以愚弟觀之。只此一端。西洋莫說與佛老無異。就是與自己。也自相矛盾。你問他天主的形狀。他就答應你。天主是個至靈。純神的東西。無形無像。人目不能得見他。你進天主堂內。又見供着。一個甚麼人像的在那裏。手捧着一個圓球。你問他。這是誰。他答應你。是天主的聖像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。李舉人道。這兩句話。非必自爲牴牾。我聞得他們說。天主未降生前。本是無形。已降生後。方才有像。但我不知天主降生的來歷。故這解說。是與不是。小弟不敢必。我明日到司馬公處。問個明白。方放得心下。楊員外道。還要把天堂地獄。亦問他一聲。李子道。這個不消問得。如今的俗儒。一聞地獄二字。就亂叫起異端來。我說那等名字。可正道。不可失笑。不信天堂地獄。難道連上帝也不信麼。詩曰。上帝臨汝。無貳爾心。書曰。惟上帝不常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是上

帝至明至公。故凡爲善必賞。爲惡必罰。然上帝之賞罰。既不盡於今世。必應在死後。善者賞升天堂。惡者罰墮地獄。此必然之理也。若不如是。上帝卽非至公了。多少善人。如顏回。一世只是受苦。多少惡人。如盜跖。一生只是快樂。若他們死去。別無所望。亦別無所怕了。就是真德無賞。真惡無罰。上帝不公。聖經欺我。豈其然哉。且待我明日。和司馬公細察天主教。尙地獄裡頭。也是十殿閻君。也是牛頭夜叉。愛錢鬼使。那地獄也是可破得的。在地獄的諸魂。也是出得去的。復托生男女。或托生禽獸的。那時節。我就把天主當佛老一般。極力關他。比楊兄還要加幾倍哩。但怕沒這事。若有這事。我知溫古公。致死也不肯從。員外道。老溫翁主張。小弟猜不來。但一個甲科名公。五經四書。諸子百家。無所不通的高人。肯丟自己的體面。涵着在愚蠢小民中間。不叫做奇奇怪怪的事麼。舉人道。我倒不管那些人的。聰明不在。能詩能文。播弄風雲月露的俗學。賣那個空名。人能知己。才叫大知。人能積善。才叫大才。至於塵世富貴。求之一時難得。得之幾人能保。吾志實不在此。惟人懷道是富的。抱德是貴的。與其登玉宮而肆貪。

毋寧居茅屋而知足。弟是個性直的。將來若入天主教。必不爲世俗所惑。我不問奉教的人。是貧是富。是貴是賤。單問有德與否。看比我們讀書的如何。或是口是心非。還是言行兼顧。員外道。小弟認得幾個天主教的人。他的話。却是好的。他的行。倒是尋常。法度與三教小異。行事與世俗大同。由此看來。天主教並非正教。無益於人可知了。李子道。常言說得好。人惡禮不惡。便是佛教的人。那一個不會說好話。不讀孔子的書呢。孔子的訓誡。却那一個依着行呢。難道孔子的教。也是假的麼。聖人只叫得你。把這道理與你。做與不做。却在你。員外道。依李兄說。大家都該拜西洋人爲師了。李子婉言道。我那裏便是這等說。中國有孔聖爲師。吾師大道。布在經書。博學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篤行。足矣。無可以加矣。今日楊兄說。天主教有許多不好。皆不足以服弟之心。若溫古以爲連真儒。都要棄孔子。而歸天主。我李光不但不肯信他。就是上天下地。還要和他爭辯。寧可與他絕交。斷不肯背孔子也。苟把真道與我講究明白。怎麼必當奉事天主。與儒教如何互相表裏。那時沒有個不從之理了。這楊順水。本是個風塵的俗

子無學自滿。知李光也有幾分要奉教的意思。那裡肯和他去見司馬慎。因告辭說道。小第也巴不得同仁兄往溫古那邊去。看看他怎麼說。只是明日守備張大人。邀請赴席。後日又是朱縣尊生辰。大後日又是三小兒娶親。自不得閒。倘老司馬幸聽良言。離西回中。煩仁兄早些使我曉得。也放心得下。李舉人微笑道。這個自然不消吩咐。說畢。員外起身去了。正是

一簾岐路分邪正。但聽君家自取裁。

不知還是舉人。勸得進士。回轉過來。又不知還是進士。勸得舉人。同歸天主教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解 儉 音成。鄙賤之稱。誼 音混。玩嬉話。汞 音共。水銀。

君子之道四 子。臣。弟。友。無夫婦。中庸。

紫矩 愛人如己。大學。夜叉 現形醜鬼。

第二回

驚異夢。急切訪真因。

篤交情。詳明談大道。

洵是天心人愛。端倪試借南柯。此衷未試敢騰挪。急叩伊人則箇。先
覺殷勤接引。真途敢自蹉跎。金針貫頂妙如何。盡把疑團打破。

右調西江月

話說舉人李光。得了這個消息。疑疑惑惑。心裏不快活。不覺夜來。裹衾睡去。那裏
睡得着。到三更天。光景明明合眼。如有人叫李光數聲。李光轉身一看。見司馬
慎在眼前。和他說話道。李兄。你怕怎的。我却好了。你可用心記得耶穌。休要忘
了。這李光恰要問。耶穌爲誰。司馬慎一晃不見了。李光驚醒。却是南柯一夢。左
思右想。不知是甚先兆。少停。天色漸明。爬起來。竟出門急走。到進士門首。門上
通報進去。司馬公忙迎出來。笑攬着李舉人手。道。明達兄好麼。李舉人一邊走。
一邊說道。溫古兄。您倒好。你上省。我來相送。却是不晤。誰想你瞞着我。去尋西

洋人便入他的教來了。朋友之間。有這個道理麼。司馬公笑道。長兄請坐。待弟備言始末。小弟豈敢瞞着仁兄。只因那時。這個主意。未曾拿得定。一日在路上。想來想去。忽想到孔子說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我心裡就自懲起來。自忖我司馬慎。聞道久矣。只聞道而不行。比不聞更凶。今日明朝。誰保我不死。未行道而死。却往那裏去。這個念頭。就結在心裡。丟不開。多謝天主大恩。到了省城。別事都不管。一直往天主堂去。蒙西洋老師。留我居住幾日。見我天主的道理。也明白。又無甚阻礙。又十分情願奉教。懇懇切切。求領聖洗。（聖洗者。入聖之禮也。用淨水洗滌人額。以寓洗心赦罪之大恩。）纔許我入教。這一日。我滿心歡喜。就是死而復生。還不如哩。李舉人道。老先生高明大知。學生安敢說個不是。只是有一件事。學生不能無疑。你老人家。師我夫子多年。今日沒緣沒故。把夫子的道理。都棄絕。一心從外國教。這是怎麼解。司馬公忙應道。李兄。這是甚麼話。誰肯背孔子。小弟倒有句話。要對兄說。凡奉天主教的。不但不背孔子。實是相助。全守孔子的道理。不比前頭恍惚了。這李光聽說。天主道理。與孔子相合。還有

相助的好處。不覺喜歡起來。正是

金針一撥 沉迷頓返 道不遠人 人當着眼

司馬公起身。揩着他的手。引往書房去。說道。李兄清早來。還沒喫甚麼。請用了便飯。方好說話。不一時。兩個家人。安排點心上來。酒上三巡。餚陳四簋。二人喫完了。家人收拾過去。李舉人說道。溫古兄。你說不背儒教。小弟心中。就如一塊石頭。落下去了。司馬公道。老兄。只管放心。耶穌倒不滅孔子。孔子倒成全於耶穌。這李光聞得耶穌二字。呆了半晌。就問道。耶穌是怎麼說。溫古答道。是西洋那邊的音。我中國譯言救世者。李光把昨夜的夢。只記在心頭。未肯露出來。故意說道。天主教有耶穌。卽如儒教有孔子。可不是嗎。司馬公點頭微笑道。也差不多。只有個天人的分別。舉人道。五經四書。是小弟一生誦讀的。先師孔子。是小弟一生願學的。天主教大異。也是老兄和我說過幾次的。故小弟也願曉得些。今推論之。天主教所有。我儒教都有了。天主教言天主。吾儒教言上帝。據西儒說。天主就是無始無終。自有自足。全能全知全善。至尊無對。至公無私。至一

不二。無形無像。純神妙體。造天造地。生人生物。無所不在。無所不見。無所不聞。無善不賞。無惡不罰。這都是極真的道理。然據儒教的六經。言上天。神天上帝。皇天上帝。其與西儒言天主。一些也不差。又天主教言。善惡不同歸。人在世爲善。身後必升天堂。在世行惡。身後必下地獄。然按詩曰。文王在上。於昭于天。書曰。殷多先哲王在天。善人如成湯。如文王。果登於帝廷。惡人如桀如紂。必墜於地獄。西儒中儒。心同理同如此。又天主教言。人雖死。他的靈魂却常在。這靈魂是神妙的物。不會死。不會滅。然儒教也是這樣說。孔子曰。事死如事生。孝之至也。生時既在。死後必也還在。善者在天。惡者在淵。某人在上。某人在下。雖不可必。然既或在上。或在下。必竟常存而不散。亦實不可疑。天主教有七克。有十誠。有十四哀矜。皆是敬天修己。愛人的綱目。與孔子的道理。何嘗有甚麼不同。這幾件事。小弟若看得不錯。敢問仁兄。入天主教。到底是甚麼要緊。司馬公道。李先生。這四端道理。果說得很好。弟不得不服。孔子的心法。若看得到極處。其與天主教的心法。實不異也。任一樣重。道一樣遠。凡爲君子儒。知上帝有命。就致死

不敢違。知人心可危。就奮勇以渴慾。知世福多病。就財逸不足。懸其心。知正人多磨。就思難不足。動其意。或稱上帝。或呼天主。並是我們的父母。並是我們的大君。事君不以忠。算不得臣。事親不以孝。算不得子。不臣不子。非忠非孝的人。分明背了孔子。萬不可把他爲儒。李光稱服道。真是真是。司馬公道。知上帝爲萬民大君。又去事奉菩薩。斯是上帝忠臣麼。知上帝爲我大父母。又去拜講耶穌。斯是上帝孝子麼。李舉人道。兄休題這些事。弟不信久矣。司馬公道。未入聖教的時節。弟也是不信的。也知佛老是左道。是異端。但我的話說也好聽。我的行。實難告人。家下賤內。念佛守齋。各樣菩薩。擺列堂中。比祖宗神位。更齊整。牟尼觀音。祖師土地。都有。拙荆和丫頭們。每日燒香禮拜。我也不禁他們。還替他們請佛像。討佛籤。明曉得不是儒教的規矩。却憑他們做。我總不理論。自從在省城領洗回來。却大不同了。我就把這些菩薩打下來。一把火燒個乾淨。半個也不留。早晚用心。和敞房小兒奴婢們。明講要緊的道理。與他們聽。蓋一家之主。得了真路。必該叫一家人同行。李光道。不許家裏人。作佛事。拜佛像。有甚麼難

感。只要孔子的道理拿得定。那裏必要奉天主教。司馬公道。小弟於儒學。只怕拿得他。不大十分妥當。在李兄大儒。是不大緊。必定尊嫂令郎管家們。都歸儒教。不信佛菩薩。只認得孔子。此外有四隣八會。親戚朋友。未必都是明白的好兄。你老實對我說。你幾次勸化他們。事上帝。學孔子。絕異端。若果勸了他們。幾回。又老實說。勸化了幾個。除了本府本縣。還有十八省。除了中國。還有四夷。他們不認上帝。不曉得孔子。難道不是上帝大父母所生。難道不是與我們同氣兄弟麼。不成上帝明臣。孔子賢徒。你在這裏做甚麼。何不分去。敷儒教於萬方。孔子在世。昭事上帝。也行教於諸國。故自稱爲東西南北之人。李舉人聽到此處。不覺矍然起身。向司馬公深深一躬。道。先生大教。真是度世金針。我李充浮沈半世。不事上帝。真孔子的大罪人也。正是

傾懷明哲言 渾身都汗下 不啻五更鐘 夢醒方堪訝

司馬公慌忙扶住道。仁兄。莫要着急。儒教中人。那有一個老實依孔子行。無有缺欠的。李兄今日的您。只好前日的我。明日的您。可望就是今日的我了。孔子

道的好。行遠必自邇。登高必自卑。弟也對兄說。入天主教室。必自備門。李光道弟與仁兄交遊。數十餘年。仁兄未嘗有這樣切實的言語。今奉了天主教。就不但行所未行。且當先所不說。今日才說出來。這等變化。小弟也不知其所以然。望仁兄看朋友相愛之說。與我解其緣故。司馬公道。也沒有別的緣故。就是仁慈耶穌。不棄我罪人。開明我心。善誘我志。使走正路。這叫做聖寵。莫大之天恩也。我被天主聖寵。欣然入教。於是天主耶穌救我。賦我信望愛。三個超性大德。我既信天主。怎生不望天主。有信有望。怎生不愛。我既愛天主。又怎生不愛人。這就是緣故了。我愛天主。故當先所不行。如今都行得來。我愛人。故當先所不說。今日必要說明。李子道。敢問仁兄。信德是甚麼事。司馬公道。善哉問也。天主的道理。至真至廣。天主的事理。又微又奧。我今只把極要的數端。以答吾兄好意。你細看世間。物類不齊。四時不序。百穀屯生。荒年多。豐年少。疾病不絕。患難迭興。一個君子。千萬小人。爲善如登。爲惡如崩。這却是爲何。都是人罪所招。人犯了天主的命。故人受天主的罰。李子道。吾人的性善。故雖下愚。也有悅仁義

的心腸。人稟氣質。故雖上賢。也有攻物慾的要責。司馬公道。這話是後儒說的。但未明其所以然。要曉得吾人的本性。並包兩件東西。一件是無形的。叫做靈魂。一件是有形的。叫做肉身。有靈無形。叫做神。不叫做人。有形無靈。叫做禽獸。也不叫做人。天主始生人類元祖。一男一女。靈魂肉身兩件。都賞給他們。自然都是好的。所以說得性善。那時節。人果爲萬物之靈。二人聽命於天主。萬物也聽命於二人。故是時也。無夏之暑。無冬之寒。無物之毒。無獸之害。無慾之亂。無惑之憂。無病之患。無老之衰。無死之慘。此皆是天主特恩。皆是超人性的美善。惟人獨能自專。故天主一些也不強他。由他立功。由他犯罪。嗚呼。元祖二人。錯用了自己的主張。不聽天主的命。如樹之根本既壞。千枝萬葉。也都是壞的了。這叫做原罪。就是我信的頭一端。李光問到第二端。門工進書房。稟道。趙老爺明日起程。要會老爺。李子道。却無甚難處。司馬公道也罷。我這裡有一本書。常信的事。都在裡頭。請兄看一看。待弟回來。省得說那些事。李光接着那書。不多厚幾篇。滿心喜歡。直進書房內去了。正是

相契之情融水乳 更憑書卷代提撕

不知道老爺有甚麼話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解 南柯記 書名。講一夢事。騰挪更改。怎生。怎樣。則箇者個。

第三回

一片言。喚醒宦海客。

十二解。捉掖儒教人。

宦海迷人。爵從天命。待三聘。愛主勤民。這個纔乾淨。

此外無真。信經明證。當依行。過化存神。主宰須欽敬。

右調點絳唇

話說這趙老爺。名敬之。字三泉。與司馬公。同里同年。因爲十分相厚。那一年。司馬公辭官。趙公適丁憂。今三年服滿。故往京裡起官。二人相見。叙禮。分賓主坐下。茶罷。趙進士說道。學生往京師去。特來辭行。老先生如有吩咐。學生願承大教。司馬公道。豈敢。學生退居山林。藏跡避踪。老先生又望慮學生起來。深感厚

意。趙公道。年兄奉天主教。想必不能做官了。司馬公道。不是不能。却是不願。做與不做。本不干涉天主教事。只是信天主。而去做官易。不信天主。而去做官難。趙公道。弟也聞得天主教事理。但說信天主。做官就易。這個道理。還要領教。司馬公微笑道。不信天主。而出仕。或因利害。而忘仁義。或徇情分。而濫刑賞。或重酒色。而輕公事。這叫做難以做官。信天主而臨民。居仁由義。先民以德。豪猾奸宄。畏之如神。孤寡困窮。戴之如天。不肯斂而得民心。善撫字而爲民牧。這叫做易於居位。趙公道。既然如此。老先生爲何辭了官。司馬公道。小弟不瞞老兄說。這個官。弟做得早了些。還未治己。焉能治人。弟如今奉了天主教。若是假我數年。涵養體認。師學耶穌。那時九重有命。弟自不敢辭。趙公道。年兄。你似勸我奉天主教。司馬公道。小弟愛敬仁兄。安敢不勸。這樁事實。不同小可。關係大得了不得。世上的富貴快樂有限。光陰似箭。長壽亦不過七八十歲。那時你我。將復命而歸。一生所行的善惡。我們却帶去。一生所積的金寶。一點也帶不去了。趙公嘆一口氣道。明日小弟就要起身。這樣大究竟。不得抵掌深談。怎的是

好。司馬公安慰道。仁兄今日的話。切不要忘記。到了北京。越發要記得。京中有三個天主堂。仁兄須要會西洋先生去。依我這樁事。我纔放心。趙公首肯。作辭而去。司馬公送到大門外。再四叮嚀。分手而別。正是

幾句法言雷貫耳。喚回多少夢中人。

司馬溫古。因趙公明日起身。恐送行不及。隨即乘了肩輿。回拜趙公去了。不題。却說李舉人。捧着書。走進書房。但見琴書瀟灑。檻簇羣花。十分幽雅。李舉人遂近南窗坐下。將書展開。見上面寫着。

信經直解

極西耶穌會士馬若瑟述

天主耶穌。升天之後。其聖徒十二人。將分行天下。傳教萬方。先定信經十二端。以公共約言。聖教至大至真至要之事。故無所可改。無所可疑之處。

那李舉人。看了這題目註解。想道。原來這個經。乃是耶穌門人同訂。以傳教的。馬先生的註解。是要後來接續通行的道理。且看他是怎麼說。遂從第一

節竟起。

第一節

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（譯言父也）化成天地

天主父者。乃聖三第一位。無原之原者也。三位者。各為全能。然非有三個全能。各為全知。然非有三個全知。各為全善。然非有三個全善。各為天主。然非有三個天主。蓋三位者。共是一全能。共是一全知。共是一全善。共是一天主而已矣。若照吾人微末之知而言。則全能之稱。歸於第一位。天主父者。全知之名。歸於第二位。天主子者。全善之號。歸於第三位。天主聖神者。是故化成天地之大能。雖實由三位共出。而聖經特歸之於第一位。天主父者云爾。

策二節

我信其惟一費畧（譯言子也）耶穌（譯言救世者）基利斯督（譯言被油傅者）我等主

此乃聖教所謂第二位。天主子者。降取人性。而生爲人。而天主者。眞天主。而眞人是也。第一位於無始之始。生第二位。故生者爲父。受生者爲子。天主父者。以本性之美好。全授之天子者。父子同等。而天主子惟一而已。天主子者。救贖萬民之罪。故稱爲耶穌。天主耶穌。眞爲古經所指。古聖賢所望。大君。大師。大聖人者。故稱爲基利斯督。蓋從古以來。如德亞國有典。凡爲君而牧民。凡爲師而主祭者。皆受油傅。而登其位。如今凡領聖洗。或受堅振。或登神品者。因而被聖油傅也。天主耶穌。救贖我等。故爲我等主。然得耶穌以爲主者。不啻爲王矣。

第三節

我信其因斯彼利多（譯言神也）三多（譯言聖也）降孕。生於瑪利亞（譯言主母）之童身

天主至聖。而曰降。至神而曰孕。無始而曰生。何譯也。第二位天主子者。取有始之人性。結合於已無始之位。如有形之肉軀。結合於無形之靈魂焉。

夫靈魂及肉軀相結合。卽所謂人者乃成矣。於是各體之稱。互爲相通。而共歸於斯人也。以其形身分而言之。則能飢能渴。能老能死。以其神靈分而言之。則不飢不渴。不老不死。以其形神合爲一人而言之。則不飢不渴者。乃飢乃渴。不老不死者。乃老乃死。蓋飢渴者。斯人而已。老死者。斯人而已矣。今論天主降生亦然。夫人之性。靈魂及肉軀。與第二位天主子者。相結合。卽斯所謂人而天主者。耶穌乃成矣。於是各性之稱。亦互相通。而共歸於斯天主而人耶穌也。以其人性分而言之。則有始而孕。受傷而死。死而復活。復活而升天。以天主子者之性。分而言之。則爲無始。而不能孕。爲天主。而不能死。無所不在。而不能或降或升。以兩性爲一耶穌。合而言之。則無始者。有始。常生常活者。乃死。乃復活。無所不在者。乃降孕。乃升天。蓋降生受死者。斯耶穌而已。復活升天者。斯耶穌而已矣。略達乎此。昭然之理。則超性之奧道。亦思過半矣。降生救世之事。大顯天主仁愛之至。故聖經不曰。因三位共降孕。而獨曰。因第三位天主聖神者降孕。如化成天地。

之奇事。大顯天主全能之極。故聖經不曰。三位共化成天地。而獨曰。第一位天主父者。化成天地焉。耶穌之寶軀。既爲瑪利亞之所生。則瑪利亞。不獨爲人之母也。且以爲天主之母。無可疑矣。蓋凡父母之於子也。雖獨生其形軀。而於生其靈魂不與焉。未嘗曰。父母生斯形軀。乃直曰。父母生斯人也。聖母瑪利亞亦然。雖獨生耶穌之肉軀。而於生其靈魂。及天主第二位。並不與焉。亦不但曰。聖母生斯肉軀。乃直曰。聖母生斯人而天主耶穌也。天主耶穌。既因第三位天主聖神者降孕。其非由人道而生。昭然矣。生之先。生之後。必不損聖母之童身。昔大聖賢曰。若天主取人之形。其母必爲童身。若童身之女生子。其子必爲天主。真哉言也。

李舉人看完了三節。不覺驚訝道。這道理古怪。夫上帝主宰。惟一至尊。何以他神體內。却有三位。又同體同性。位雖列。而體不分哩。且一體中之第二位。又降孕於童女。又實本第三位聖神之功。故不由人道。而生一救世之天主。這又神奇了。細想了一會。將書携起。出書房來。走到一竹林內。坐

在一塊太湖石上。將書展開又看。只見上面寫着。

第四節

我信其受難。於般雀比辣多。居官時。被釘十字架。（至辱之刑莫辱于此）死而乃瘞。

耶穌受難之故。載於聖教諸書詳矣。般雀比辣多者。非如德亞國人。乃羅馬外國官也。蓋耶穌爲救贖天下萬民。而甘心受難。故本國及外方之人。無不害之者也。被釘十字架云者。耶穌不但爲人。且亦爲天主。故致其實命之際。其聖軀被釘。其聖魂受難。而凡爲苦難者。其於天主之性。萬不可得而近也。然因人性結合於天主第二位者。則不獨曰。斯肉身受苦。斯靈魂受難。而直曰。是人而天主者。耶穌被釘十字架。死而乃瘞云者。耶穌之靈魂離肉身。故曰死。然肉身及靈魂。仍舊於天主第二位締結。而未嘗離之。故其人受死。即可謂天主受死。其人之肉身葬。亦可謂天主葬。故聖經曰。死而乃瘞。

第五節

我信其降地獄。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。

此經所謂地獄者。非永苦之處也。乃是古聖賢之靈魂。所居之地也。耶穌之神魂。欲降於厥處。以救古聖賢之靈魂。解其桎梏。令之出幽冥。並合其原軀。而全救之。使復生焉。降地獄者。神靈而已。如瘞於墓者。形軀而已。今聖經指耶穌而曰。其乃瘞。其降地獄者。此理於上第三四節。已詳矣。曰其復活。曰其升天。曰其來審判者。亦皆此理而已矣。

第六節

我信其升天。坐於全能者。天主能得肋之右。

坐於天主父者之右云者。非謂天主有形可像也。蓋曰。耶穌升天。而與天主父者。爲同等尊榮。安逸均平。而無上下是也。天主子者之人性。甘心自降。而及十字架之刑。故天主父者。舉之在萬物之上。坐至尊之位。而王於天堂。乃永遠無疆矣。故曰。坐於全能者之右。

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。審判生死者。

天主耶穌降來之日有二。一爲降生而來。救贖萬民之罪。一爲從天而來。審判萬民之功。降生之日。自元祖亞當方命而下。人類望之。審判之日。自再祖耶穌致命以來。人類俟之。無一人不爲耶穌之所贖。無一人不爲耶穌之所審也。萬民之中。凡從耶穌者。爲善人。凡離耶穌者。爲惡人。善者耶穌來之。惡者耶穌去之。來之者。升天堂。合於天主。長生而永樂。去之者。下地獄。離於天主。長死而永苦。此之謂審判來去二字而已。

李舉人看到此節。不覺又驚又訝。高呼道。這越發奇了。我想天主生人。其恩已大。乃因人罪惡滔天。便以身爲萬民贖罪。而甘於受難何也。既死。又入地獄。携往古多少聖賢。同他復活而升天。過後又要來審判。這真正古怪。司馬兄呀。我也不曉得。你怎麼明白這些事。李舉人正在狐疑。只見右邊花竹影動。走出一個童兒。送茶來。說道。我家老爺拜客去了。太太叫我

送茶與李老爺吃。李子將茶一飲而盡。便把這幾段經。口中笑着亂念。這童兒聽見經言。便雙膝跪下。拊心念耶穌瑪利亞。李舉人看見。卽問他。你爲何這樣。又是古董了。童兒道。天主耶穌。爲我們人受難。我家老爺念這經。有幾轉哭起來。所以我們都是傷心。李舉人道。這樣事難信。童兒道。老爺。你不信。就不要念他。說畢。就爬起來。拿着茶碗。飛跑去了。正是

一言逆耳 心中不平 奚屑辯之 門外之侗

李舉人道。真正古怪。且看後講究何事。遂看上面寫着。

第八節

我信斯彼利多三多。(天主第三位也)

聖經記第一第二位畢。於此記第三位曰。我信聖神。乃信其爲父者及子者。互相愛。彼此所發活活之情。與父者及子者同等。真可敬可愛之天主是也。古時先知聖人。所以錄聖經而預指救世者。其恩也。後世所以致命。爲証耶穌者。其恩也。聖教所以行於萬邦。人心所以再陶。異端所以盡滅。

者。皆其恩也。自今以後。我等所以棄邪歸正。所以愛慕天主。所以謹守十誡。斯又其恩也。蓋聖神寓於人之靈魂。以爲嘉賓。以爲善師。以爲良醫。引之導之。諫之慰之。清滌其污。灌溉其枯。灸治其病。聖訓可信。洪賜可望。至善可愛。嗚呼。在教外者。皆未得之。則其爲何如人也。在教中而失之者。又爲何如人也。犯大罪卽失之。可不慎哉。

第九節

我信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。(譯言聖教會也)諸聖相通功。

天主耶穌。在世傳教三年。選十二聖。謂之宗徒。擇七十二賢。謂之弟子。其餘信耶穌者衆人。謂之新民。此乃當時之聖教會。在如德亞國。而未傳於天下萬方者也。天主耶穌復活後。而將升天。命伯多祿代其位。命宗徒及弟子。往訓萬民。自是至今不絕。聖教皇者。居伯多祿之位。而爲宗牧。主教者。居宗徒之位。而爲大牧。主祭者。居弟子之位。而爲小牧。奉教者。居新民之位。而爲耶穌之羊者也。聖教會有大疑。聖教皇及主教者。同察其事。而

訂之。得天主聖神庇佑。而不能斷錯。是故異端不能久害人。而異道不能
失傳焉。今欲知教會之聖。則觀其首。觀其師。觀其道。觀其誠。會首者非他。
乃天主耶穌是也。而所謂教皇者。代耶穌之位而已。會師者又非他。乃天
主聖神是也。而凡誨助我作善者。其循天主聖神之迪而已。會道者。至真
而無僞。至廣而無所遺也。會誠者。無善不示。無惡不禁。謂之聖會。不亦宜
乎。凡在聖教者。皆爲天主之義子。皆結合於耶穌。皆作聖神之徒。日修其
過。日積其善。全信天主之道。堅守天主之十誡。不望世福。而望長生。不愛
下物。而愛天主在萬物之上。此之謂賢。此之謂聖。天主教會。聖而公。無私
無偏。惟一無二者也。至公故至一。其元首者。惟一耶穌也。所欽崇者。惟一
眞主。所信之道理惟一。所傳之聖洗惟一。所獻之大祭惟一。所望之眞福。
惟一而已矣。在會之邦千萬。而爲一身。奉教之人無數。而爲一心。國有大
小。文豹之等。人有貧富。愚知之異。而公會並包之。不遺小而就大。不棄愚
以就知。可比之於日。所照之方多矣。而其光一也。聖而公會之人。所在有

上中下三處。上爲天堂。中爲世界。下爲煉獄。在上者。得勝而樂。在中者。交攻而懼。在下者。辛苦而忍。三所之衆。皆兄弟也。相親相助相通。在天堂者。得其暫功之永賞。在煉獄者。受其餘罪之暫罰。惟在世界者。又能立功。又能獲罪。是故下者望於中。而中者仰於上。在天之聖。助佑世人。使之勇戰。而不失敗。在世之人。輔助下靈。使其苦盡。而得升天。故聖經曰。諸聖相通功。

李舉人看了這幾節。又自猜疑道。若果有這聖神寵愛如此。教會之通功如此。聖洗滌罪又如此。這便是純全美善聖教也。但怕未必這樣。於是將書一揭。見後面還有三端。便捏着書起身。漫騰騰的猜想。不覺信步走到南池邊。見一所草堂。甚是幽雅。裡面玫瑰花帳。罩着天主聖像。擺列香花燈燭。極其莊嚴。李子進去。看來。只見臺側。跪着一女孩兒。頭挽雙丫髻。在彼呀唔念經。見有人來。就起身要走。李舉人卽問道。小孩。你是那家的。在此做甚麼。女孩道。我是間壁陳家的。我爹娘都是恭敬天主的。今日我媽

叫我送花來。獻給聖母。故在此念經。李子道念的是甚麼經。女孩應道。是信經。李子道。我與你菓子吃。不要念他了。女孩道。你的菓子。養不得我的靈魂。念經倒是好的。李子道。你念錯了。女孩道。我父親是秀才。司馬老爹是進士。他們不會錯。你倒錯了。一面說。一面走了。正是。

先已逢嗔。此復被叱。豈無故哉。還須自釋。

李舉人大笑道。真正奇事。難道說的聖神寵愛。就是真的麼。且看在尾三節何如。遂倚着欄杆而看。只見上面寫着。

第十節

我信罪之赦

凡明道理。而入聖教者。始有赦罪之門。始有行善之根。始有常生之據。三者備。而君子之心。所願滿矣。人生皆染原罪之污。而聖教有聖洗之禮。以滌之。入長或有本身之罪。而聖教亦有火禮。以赦之。故曰。我信罪之赦。

第十一節

我信肉身之復活

功罪之故。由人而出。所以賞罰之實。人也必受之。或純神。或獨形。非人也。神與形相結合。而人之性備矣。是故人思作善立功者。大約神倡而形隨。所謂神其性是也。凡欲爲惡犯罪者。大抵形感而神應。所謂形其性是也。若然者。則神與形。必宜受賞。形與神。必宜受罰。故曰。我信肉身之復活。善人之肉身復活。以入於天堂。惡人之肉身復活。以淪於火宅。而善惡之報不爽矣。

第十二節

我信常生。亞孟。（譯言真實無謬也。一曰。是吾心所願也。）

常生云者。非丸丹。仙藥。妄術之謂也。惟神與形。復相合。而再不相離。或交上而常樂。或交下而常苦。此乃當信之常生也。吾人之屍在墓。如玉毀之種在壤焉。先朽而後達。先死而後活。先濁且卑。而後清且尊。先與禽獸小異。後與天神彷彿。先忍暫時之苦難。後享無疆之福樂。此爲善之常生也。

惡人反之。嗚呼做哉。

信經直解終

李舉人看完。想道。天賞天罰。及於形神。却又是永遠的。必是如此。纔是主宰權。衝公道處。這不算古怪。但不知何所見得如此。遂半信半疑。離了草堂。仍舊走入書房。將書放下道。待我俟司馬公進來。細細問他一番。正是

淺淺深深參不透。還當斟酌叩高明。

不知李舉人。問些甚麼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解 假我數年。天借給我數年。 論語。

九重。朝廷。首肯點頭認可。

肩輿。轎。太湖石。多空怪石。

方命。背命。侗音同愚人。

灸音久。用艾燒。釋細思

第四回

三十五

究真詮。古經多秘寓。

述靈跡。大道見躬行。

於事定求真有據。固爲明哲肝腸。須知大事不尋常。六經深隱處。玄論應多藏。靈跡般般皆目覩。及門始敢宣揚。聖恩如日起扶桑。光臨西極後。今乃照吾邦。

右調臨江仙

話說司馬公回家。就到書房。李舉人手中拿着信經直解。說道。這書果然絕妙。若實有這樣事。人心的病便治了。人心的願便滿了。但我自己商量。這樣事。西聖旣列之於經。一定是有的。却又疑慮。恐怕沒有。若果有的。我實不得不從。若或沒有。却又去信他。豈不是走錯了路。反倒獲罪於天麼。司馬公道。李兄。還是要知。還是要信。何謂之知。何謂之信。或是親眼看見明白。或是心裏窮究到底。然後纔服。這個叫做知。或是親耳聽見什麼話。或是書上遇着甚麼事。然後纔服。這個叫做信。李子道。然有可信的。也有不可信的。譬如風水算命。擇日。看地。

相面論迴等。無數的謬妄。是人常說的。若是信他。就是亂信。人說西洋離中國甚遠。仲尼生在山東。世上富貴不可求。信這些就是不錯。蓋先頭的話。無有把柄。故信他。叫做亂信。後頭的話。大有憑據。故信他。叫做實信。信是信。知是知。我不求明知。一根草。怎樣發生。沒人能窮其所以然。上帝的妙性。深微玄奧。人怎麼窮究得來。這本書是信經。不是知經。仁兄的講解。也彀了。只是我求實信。死也不肯亂信。司馬公道。莫非小弟就是亂信。莫把柄的話麼。李光謝罪道。小弟豈敢說仁兄。莫憑據。只因思慕真道。諒仁兄不拒商確。故如此說。惟求仁兄垂教是了。司馬公道。兄所謂實信。有上下二等。信人的實話。是下等。信天主的微言。是上等。人皆有限。或自家認錯。或故意哄我。故常有些可疑。天主全知。必不自錯。天主至善。必不哄我。故無些須可疑了。且聖教的道理。非是人杜撰出來的話頭。都是天主耶穌。親口講的明言。李子道。若果如此。可知是好。只是我要實証。使耶穌果是天主。怎麼我中國古經書。不先把這個影兒。載出來。令我們較証其實。而不疑呢。司馬公道。天主耶穌的事。我中國古經書。載得其跡固好。

不載亦無傷。倘中國無書。難道天主耶穌的事。就不能得其微麼。這信經中的大事。不是因或藏於中國古書內。我就信他。是極真極要的道理。但是因這個道理。是極真。又是十分要緊的。我纔信他。我敢說。書越古越奧。這大事預跡。必定越多。藏在裡頭。只是我們中國人。自家想不到那裡去。蓋經道失傳。字學不行。寓言難達。又未聞天主降生妙道。就看這些古書。也遇他不着。若先曉得聖教中許多大事。後來虛心實意。將中國古經古傳。細心合參。那時我不怕你說。沒有證據。譬如書之最古最奧者。莫與莫古於易。大易中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。却象個甚麼。凡學易者。就滿口說。都是象聖人。前朝徐寒。泉明云。易者無形之聖人。聖人者。有形之易。諸儒也無不說。乾坤就是易。乾坤就是聖人。若還聖人。還不是降生的天主。易經內妙文。總不可解矣。若這個聖人。又是人。又是真天主。經所許將來救世者。一定是他無疑了。故中庸曰。大哉聖人之道。待其人而後行。李舉人拍手大笑道。仁兄。這一番話。頓開弟之茅塞矣。適纔所言。狼有大証據。我想原祖犯罪後。天主既許了他們。一個救世者來。他夫妻二人。自

然望他。既望他。自然把這個話。與子孫說得明白。子孫自然藏他於書契中。以防口傳有失。所以書越古。這大事的跡。越藏的多在裏頭。仁兄這句話。小弟很佩服。司馬公道。李先生醇儒也。善人也。上士也。所以聞道。即勤而信之。然如今下士甚多。群犬吠聲。我懶和他們陶氣。是以但說救世者的事。若中國古典。有便好。也是我們中國人的造化。若沒便罷。天主聖教。也不必區區求徵於此。李子道。這請暫放下。另有實據。願聞其詳。司馬公道。儒教信孔子言。怎麼曉得是孔子說的。李子道。昔孔子歿。未有多時。門人記孔子格言。筆之於書。謂之魯論。司馬公道。耶穌弟子亦然。記着耶穌大訓。集爲聖經。（見天主降生言行記）

（今按此聖經。耶穌常說。我就是天主的子。與我天主父者同等。耶穌要醫人的肉身。先醫人的靈魂。明說某人。我赦你的罪。那地方人。多有怪他。說他是天主的大罪人。李子道。也怪得不錯。蓋赦罪的大權。除非是天主。人豈不能有的。司馬公道。耶穌若果是天主的罪人。則天主的全能。萬萬不得在耶穌手裏。今耶穌要開胎醫的眼。即刻便開。耶穌吩咐邪神避去。不許害人。邪神即時逃避。

有人名辣雜祿。死了四日。他的肉身。埋在墳裏。已經朽爛。耶穌命他。從墳墓出來。辣雜祿聽命。當衆人面前。就復活起來了。世間人的私衷秘念。兼自主的事。惟有全知天主。纔能以先曉得。今耶穌也有這個大知。先和弟子說明。你們中間。有一人。將要賣我。這夜裏。你們個個。都要棄我。逃走了。伯多祿。雞未鳴時。你再三說。不認得我。連自己將來的事。耶穌也先都說過。說我不久。就要落在惡人手裏。受百般凌辱。百般苦難。被釘十字架而死。第三日。我自會復活。必來見你們衆人。我升天後。必要使聖神降臨於你們。加你們力量。以敷布我名字。於天下萬邦。李子道。後來究竟如何。司馬公道。後來這些事。果然一一都應驗了。聖神降臨後。耶穌弟子十二人。分行東西南北。傳教去了。這十二人。本來無錢財。無勢力。無計策。無口才。皆樸素老實。只把被釘十字架的耶穌。勸萬方民人。欽崇他。認他是造天地萬物的真主。依他們說。今世之富貴逸樂。人所欲的。都不要管。今世貧賤死苦。人所怕的。且還要愛。今日奉教。明日致命。也不顧惜。那時天下人。有如狼虎。從耶穌的。真若羔羊。你想羊在群虎中間。那有不被噬的。

道理。不知却有耶穌的全能。默爲護庇。故不是羊被虎噬。倒是虎化爲羊了。李子道。有這奇事。就是孟子所云。莫之爲而爲者。天也。若說四方的衆人。都被那幾個人哄了。決無此理。又說不得。這幾個人錯信了。蓋這道理。或是那十二人。一同先定了。或是沒有定。若說沒有定。十二人就該有十二樣子。若果然先定了。就全是真的了。蓋有一毫不真在其間。那十二人必定惑疑。心裏若疑。道理就不能定。說是亂定的。則臨到萬苦凶死的時節。必要吐出實情來。司馬公道。此論極是。耶穌在世。每每說。死後必會復活。今或是果然復活了。或是莫有復活。若是沒有復活。這十二人。明明曉得。耶穌哄了他們。於是莫說十二人。不敢說耶穌復活。就有一個大胆的說起。也是枉然。蓋同輩中。都道他是胡說。今十二人。一口一詞。說耶穌復活了。說四十日內。親眼見了他多回。親手摸過他的傷痕數次。且說耶穌。曾現過於五百多人之前。若這非真實的。不但不敢說。就想也不能想起來。又十二人所傳的道理。歸於兩端。第一。天地萬物真主。至一非二。却包含三世。第二。是被釘十字架的耶穌。雖是個人。却是天主子。與天

主父者同等。使這兩端不是真的。天主肯用自己的全能。以証此謬說乎哉。李子道。理當然矣。司馬公道。今請老兄。且聽我說。耶穌復活升天後。第五十日。聖神降臨。那日伯多祿等。得了天主的大恩。理直氣壯。挺身出來。在一萬多人中間。高聲說道。仁兄們。耶穌甘心受死。第三日復活。明現身我等好幾次。我等一百餘人。又親目看見他升天。仁兄們。大家必當認得耶穌。是天主子。方可蒙赦罪之恩。纔可有升天之望。那一萬多人。不是一國生長的。却是天下各國來的人。言語有幾十樣。大不相同。伯多祿但說本地的話。這許多人。都各各聽得。是自己的鄉談。都懂得。面面相覷道。奇哉奇哉。這幾個講話的。皆是加利勒亞地方的人。怎麼我們聽得。却是本國的言語。又一日。伯多祿在大街上走。各樣的病人。置在兩旁。待伯多祿的影子。到了病人身上。那一街的病人。都全好了。伯多祿傳的道理。若不是真的。天主肯用全能如此。以証之也哉。李舉人道。仁兄之論果妙。但這許多奇跡。都是西洋的古事。我不曉得西洋話。不能讀西洋書。那些事的真假。我也難定。司馬公道。李兄有所未知。這十二位宗徒。原來不是

於大西洋生的。皆是如德亞國人。伯多祿等。往西到歐羅巴。就如目今大西洋人。往東到我中國一般。李兄的意思。必要先曉得大西洋話。讀大西洋書。方纔肯信。那時大西洋諸儒。也當如李兄。必要先曉得如德亞話。讀如德亞書。方纔肯信。却爲什麼緣故。大西洋儒者。沒有這樣推却。皆因明曉得。是推却不得的。蓋伯多祿等。所傳的事。不是黑夜裡造作的。不是無人看見的。所以狐疑不得。譬如耶穌教導世人三年。發顯全能之跡無數。這都是如德亞通國之人。親眼看過的事。不然。伯多祿等。安敢把這事。與滿街衆人說起來。比如你我兩個人。商量了五十日。然後到南昌府。和滿街衆人說。那姓某的。在這裡教訓你們。命醫者見。醫者聽。跛者行。死者活。你們殺死了他。却如今復生了。我兩個是見證。李兄你想一想。除非我們瘋癲了。敢去這樣說麼。若拚命去說。南昌一城的人。那一個不噴。是說夢話。且那時如德亞京師。大過南昌。人山人海。聖神降臨那一日。衆人聽伯多祿講。不但無一個敢說。無此事。就是信從的。也得了三千人。過了幾日。伯多祿再講。奉教領洗的。又得了五千人。這樣事。是真是假。大西洋

人。查一查。容易不過。其餘的事。都是一般。故大西洋人。不用讀如德亞國書。方信以爲然也。如今大西洋先生。在我中國。他說的事。也都是這般。他哄不得我。我疑不得他。李子道。怎麼疑不得。司馬公道。譬如說。大西洋列國二千幾百年。首都是奉事各樣邪神的。又說。伯多祿。保祿。兩個聖人。自如德亞來到羅馬。一府名那時西土宗王的京師。如今聖教皇居此。一傳揚天主耶穌。又說。從那時以來。三百餘年間。各處爲耶穌盡忠致命者。百萬人還不止。又說。你殺一個。我得一百。你殺十個。我得一千。爲天主耶穌致命死者。就是奉教的種子。一個蒸地而爛。有一百個生出來。又說。公斯當定大王。奉了聖教。信了耶穌。諸邪神的淫祠。一概都滅了。魔廟變爲聖堂。那些菩薩們。金鑄的爲錢。木雕的作柴。泥捏的歸土。李光道。這也是西洋事。司馬公道。莫非要西洋人。說東洋事麼。若這幾件事。是可疑的。就說有個大西洋。也不可不疑。連我這邊的事。唐宋元明。四朝有無。我也不敢必了。李兄。聖教的道理。便如日頭的光一般。生於彼。而及於此。先照如德亞。後照大西洋。常下照我中國。明目喜之。病目畏之。李子道。目若

不明。何由明之。司馬公道。一面要盡自己的力量。一面要求天主補助。人力所不及。李子道。仁兄。弟見識短淺。我如今心下。狼顧天主教是真的。巴不得是。又恐怕不是。却是奈何。司馬公道。我看兄。就像人走路一般。目前有兩條路。未知那一條是正。那一條是曲。只是要走得正路。看這條是好些。恐怕是他。又恐怕不是他。如之奈何。李子道。如此。就不走。司馬公道。你若不走。就是走錯了。李子道。怎麼說。司馬公道。天主吩咐你走。你也不走。豈非更錯了麼。若耶穌是救世主。天主必要你從耶穌。若耶穌不是救世主。天主必要你遠耶穌。如今你只管說。恐怕是。恐怕不是。又不遠。又不從。此非背天主明命而何。故說。你不走。就是大走錯了也。（此說甚明。不可不察。）李光道。連如德亞那裡。有信的。也有不信的。不信的多。信的少。難怪我也未信。司馬公道。世人不察。這樣事。又不求天主光照其心。所以世人。肯信的少。不信的多。凡迷於世俗者。他的心。或圖取功名。或貪積財物。或沉溺邪情。這等人。古今不計其數。要他們反其舊習。絕其私愛。實心實意。想聖教的關係。懇求天主的默佑。豈可得乎。這般醉生夢死的人。

日後在天主台前。推辭說。小人沒有奉聖教。因為習迷於世俗。難道就能了贖。李舉人道。就是小弟。若一心一意。懇求上帝。解我的癡。開我的心。我信德。上帝也允不允。司馬公道。天主既是我們的大父母。耶穌又致其寶命。為我們。有人誠心求他。一件十分好的。十分要緊的事。如信望愛諸德。斷然莫有個不聽不允之理。小弟又知仁兄的心腸。不待一個月。你的疑問。包管全化了。目今小弟拿幾部書。與你帶去。這兩卷。是天主降生言行記略。原為耶穌聖弟子所錄。艾先生翻譯西文。使我中國知其要。那一卷。是輕世金書。聖經外。就是他好。是楊先生所譯。這兩本真道自証。是涉先生所述。亦是發明天主耶穌的事。李允道。溫古兄。你以先是我的好朋友。以後就是我的明師了。司馬公道。不敢。仁兄。你這一月的工夫。有三件事要緊做。第一。誠心懺悔一生的罪過。定心不敢復犯。第二。求天主保佑。開你的心。加你的聖靈。使知耶穌。第三。用心讀這三部書。說畢家人請用午飯。食畢。李舉人袖書辭回。正是

生死關頭棋一着 躊躇滿志在今朝

畢竟不知如何。天主啟迪他。俾儒交信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解 及門 門人。扶桑 日出處。

杜撰 假造。杜默作詩不合律。故借作假造。

棋一著。下錯一步滿盤輸

謔 音占。病人胡話

第五回

妹勸姐。魔女回頭向正。

儒交信。春光大悟歸真。

誤向梅檀求密諦。茲幸同胞破我三生昧。正路明明今果是。胸中惱恨當
初氣。只道儒宗爲極至。細審天人始曉多遺棄。儒信相交纔大備。死生
方了真關係。

右調蝶戀花

話說李舉人回家。一路想着。昨夜夢中耶穌。不料就是天主降生的名號。又想

司馬進士許多妙論。一定要依他說的。做痛悔祈求看書三件事。傍晚到了家。躊躇了一夜。這也是天主恩典。開明他的心。拿了主意。老早爬起來。將墨磨得濃濃的。提筆拂紙。寫了皇天上帝。四個大字。安在內庭正位。先人先師的牌位。另放別處。然後把土木的佛像。打得粉碎。正是

慈眼彌陀 怒目金剛 同遭此劫 弄個淨光

原來李舉人的妻子吳氏。卽如司馬夫人。信佛還加一倍。却是百伶百俐。莫說女紅針黹。就是敲棋點陸。也都曉得。字也認得多。平常書也看過。只是一樁嘴頭子最快。是個紅粉中辯士。李舉人莫奈何他。只得也憑他供佛念經。這吳氏在鏡臺前。梳洗既畢。出來。正要燒香。忽然看見這些菩薩。都丟在地下。有打掉了頭的。有弄斷了脚的。七零八落。滿地都是。吳氏驚得。面如土色。呆了半晌。乃大嚷叫起來道。你這天殺的。是遇了邪瘋癩了麼。爲甚麼把我一堂的佛菩薩。打得稀爛。這個了得麼。舉人亦有心要勸他妻子。見吳氏發怒。反和言悅色道。姐姐。你女人家。不曉得這些木頭佛菩薩。只好作飯。你去拜他。沒一點意思。吳

氏越發大怒道。你這胡塗蟲。你未曾讀過佛書。那裡曉得有意思。舉人道。我倒
不消讀得他。孔子曰。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我們儒教的人。讀孔聖人的書。就教
了。吳氏道。呸。我若害起病來。有那孔聖人保佑我麼。李舉人道。姐姐。你還不知
儒教的好處。吾儒恭敬孔子。不是望他保佑。便是祖宗。也不求他甚麼。只慎終
追遠。事死如事生。就是了。吳氏道。你發謔語。我問你。沒有了菩薩。孔子祖宗都
不靈。到底叫我。求得那一個。舉人道。你這句話。倒有理。你問求得那一個。有皇
天上帝。至尊無對。是萬民的大父母。你有甚麼事。真心求他。許願求香。纔是正
理。你不求上帝。只望菩薩。大獲罪於天。萬萬不可也。吳氏道。你這書呆子。只怕
往日。在鼓裡睡。既有個皇天上帝。你如何早不說。我二十多年。來在這裡。供養
佛爺。祈求觀音。你二十年。也不作句聲。你也同我拜了菩薩多少次。就是你
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舉人道。這個說得是。我真正錯了。那一個人。一生無過。但
能悔過。斯無過矣。我先前糊塗。如今明白了。所以立了這皇天上帝的牌位。你
的心。與我的心。方有所依。我和你日日。同拜同求。就是了。吳氏忍不住。大叫道。

我不管你許多嘮叨。你好好去。替我請得新菩薩來。便罷。不然。就七日八夜。也
不得了的。李舉人惱起來。指着吳氏喊道。你這賤人。我好意教訓你。你不聽好
話。倒這樣發刁。家有家主。難道只由得你麼。叫你嘴。好好的罷。這吳氏聽了。氣得
嚎啕大哭。道。你殺了我。也罷。你把我一堂香火。打得粉碎。還不許我。開口說一
聲。我還活在世上。作甚麼。哭了又罵。罵了又哭。李舉人沒法。只得出門。信步走
走。回來。又是拌嘴。一個好歹。要菩薩。一個生死也不肯。一個絮絮聒聒的。埋怨不
絕。一個惱惱恨恨的。心下不平。夫妻兩個。吵了幾日。那三件工夫。李舉人那得
閒去做。好不納悶。想個主意。莫若去見溫古。和他商議一個長策。回來再處置。
算計已定。就走往司馬公庭上。司馬公看他。面色青黃。惱怒之氣未散。忙問其
故。李光把家中的事情。說了一遍。司馬公道。這是常事。仁兄不必介懷。今日尊
嫂。十分信菩薩。明日就要十分信天主。耶穌的意思。把仁兄試一試。磨一磨。要
你把入聖教大恩。不要看得輕。信望愛三德。不是容易得的。李兄。但放心寬意。
住在這裏。三四日。一來。省得老兄。生尊嫂的氣。二來。嫂子自家。也好想個道理。

李光心事。又怕聽妻子的絮叨。又喜聞耶穌的妙道。因謝司馬公道。感兄厚意。只是取擾不當。司馬公道。朋友至情。何須過謙。李光於是連住了四五日。在司馬公家。學習耶穌的道理。不提。却說他的妻子吳氏。見那些佛菩薩。斷首折腳。觀看不得。惱了又哭。哭了又惱。只管生氣。原來這吳氏。有個親妹妹。在城外住。嫁了個秀才。姓陳。是奉聖教的人。這妹子却是好明白。好熱心的女子。一心愛敬天主。虔誠奉事聖母。求他做主保。望他轉求耶穌。照顧一家人。不要昏迷於世俗。寧死不敢去犯罪。那一日。也是天主的意思。這妹子到李家。看姐姐。見他兩眼紅腫。神閣上的菩薩。都不見了。便知有故。吳氏指着神龕道。這好事。却是你姐夫做的。你少不得喜歡。妹子道。姐姐不快活。小妹怎得喜歡。李娘子道。說起來可惱。他前日。不知道逢着了甚麼魔鬼。把我供養的一堂菩薩。打得稀爛。這兩日。又不知撞往那裡去了。我意要請妹妹過來。誰想妹妹自己來了。也真是天從人願。陳娘子道。姐姐休怪。我說這就是你的大造化。愚妹幾次勸姐姐。棄邪歸正。姐姐自是不肯聽。如今心下怎的。李娘子道。我不怎的。但覺自己

心下。却與往日不同。不知是怎的。陳娘子道。好姐姐。你不知怎的。小妹倒曉得了。我原是個大罪人。天主台前。無一些功勞。但是一心歸向天主。自奉了聖教。今有十來年。沒一日不求聖母。爲我姐姐。今見打碎了這些菩薩。必不是姐夫自家的意思。分明是聖母瑪利亞。看我誠心祈求。去了你這禍根。要我兩姐妹。在世上走正路。積善立功。身後在天堂。同享無窮的福樂。李娘子道。拜菩薩者多。拜天主者少。陳娘子道。姐姐。我們人生在世上。就如走路一般。只要路是真的。引得我們到好處所。管甚麼走的多。走的少呢。若論起真假來。你去拜佛門。假的都有。真的一點也無。菩薩的來歷荒唐。僧尼的言語詭異。燒紙錢。破地獄。輪迴托生。那些可笑的事。姐姐是聰明人。不待愚妹說。自然知道都是假的。這些和尚姑子。無真道。可勉自家行善。所以不守本分的甚多。如今你要到天主聖門。真的都有。假的一毫也無。李娘子道。相公只要我從他的儒教。怎麼的。陳娘子道。儒教說法原好。只是還不全。儒教的經。指引我學聖人。然儒教的人。不曉得這個聖人是誰。不知道這個聖人。來未曾來。孔子待這個聖人。所以說

不得孔子。就是他。儒教道理。只是一半。不穀。李娘子道。賢妹。你怎麼會說這些事。陳娘子道。小妹有天主的道理在心。這個道理。也是真的。也是全的。所以天主教外。那一個是假的。那一個是不全的。小妹都分說得來。姐姐。你想想。爲甚麼中國人。肯信佛老。爲甚麼儒滅不得佛。爲甚麼讀書的人。十個有九個拜佛。無別緣故。就是儒教所無。佛教却似有的。佛教雖是夢中說夢。却不防事。佛雖假。却似全。儒雖真。却不全。所以人不就儒。而就佛。李娘子道。那裡尋個又真又全的教。陳娘子道。又真又全的。只有我天主聖教。所以又能滅佛。又能補儒。天主聖教。以耶穌爲宗。耶穌不是單單的一個人。如釋迦。如老君。如孔子一般。耶穌又是聖人。又是天主。因爲是個人。故能受苦難。因爲是天主。故能以其苦難。救贖天下萬民。所以耶穌。是天下萬民的眞主。耶穌以下。有瑪利亞。爲主保。有聖人聖女無數。我們效法他們的德行。他們懇求天主。爲我們。各人有護守天神。奉了聖教。又有本名聖人。有好聖像。塑牌。聖念珠。聖水。經本。樣樣都有。早晚祈求天主。恭敬聖母。省察言行。痛悔罪過。年年幾次作神丁。姐姐。聖教的妙

事。愚妹實說不盡。李娘子道。只怕丈夫不許我奉聖教。陳娘子道。不怕。姐夫是個明理的好人。你要菩薩。雖怪他不肯給你。你沒有道理。與他聽。聖教不是那樣。况姐夫和司馬老爺。是心腹的好朋友。如今司馬老爺。越發勸姐夫。前日打爛了菩薩。必定有些意思在裏頭。姐姐可望。不可怕。今我回去罷。改日。再來看你。李娘子那裏肯放。妹子回家。乃說道。賢妹。你去不得。愚姐當真要奉教。賢妹看聖母分上。不要去。在這裏住幾日。教給我道理。方知你是愛我的真心。陳娘子滿心喜歡。住了姐家。每日與李娘子。講說聖教的道理。把個李娘子。講的徹底明白。正是

聽談一夜話

勝讀十年書

到第四日。纔把那些菩薩燒了。辭了姐姐回去。不在話下。且說李舉人。住司馬慎家裏。明領教到夜。夜思想到明。一日。早飯後。司馬公和他說道。李兄。你今日好回去。尊嫂自有回心。休要錯機會。把這本書。悄悄與他看。李舉人未知溫古的意思。只得作辭而去。吳氏聽得丈夫回來。把那前日的惡氣兒。都丟在雲外。

去了。却將出好氣兒。來迎丈夫。說道。相公。前日我不懂道理。衝撞了你。難道你認真惱了我麼。怎麼這好幾日。不見你。但今有一事。要向相公說。不知相公喜歡不喜歡。李舉人道。甚麼事。吳氏道。這些菩薩。我如今都不要了。但求相公。許我奉天主聖教。這李光聽了。妻子這句話。不覺喜的。心花頓開。以手加額。大笑道。姐姐。這個意思。是從那裏來的。吳氏道。你坐下。待我說與你聽。你不在家。妹妹來看我。見我的菩薩打爛。他就把天主教的道理。來勸我。不知怎的。他說話。入了我耳。就如有人。刻在我心裏一般。我聽見都是真的。又都是可愛的。意欲從他入教。恐怕你不依。妹妹又安慰我說。司馬老爺。必定會勸你奉教。李舉人聽了這個緣故。所謂正中下懷。欣然將司馬慎。多少好處。怎的叫我回家。說你等着我。連半個月前。夢中怎麼聽見他。再三叮嚀。記得耶穌。細細述了一遍。吳氏又驚又喜。二人心投意合。你問我答。終日不是講聖教的道理。便是看聖教的書。耶穌言行那一部。李娘子還懂得。輕世金書。文奧了些。李舉人把司馬公新送的書。拿出來看。就是天神會課。和妻子說道。你只讀這一本。却是容易

的。司馬老爺叫我。把此書與你。聞得你這般用心。好不歡喜。我且要去和他說。今晚就回。吳道氏。你和司馬老爺。既是兩個好朋友。我明日也去拜司馬太太。和他來。也好。李舉人許了。即出門而去。司馬公得了這個新聞。果然大喜。道。仁兄。天主愛你。也不少。既是如此。待明日。房下請嫂嫂過來。婦人家相勸相信。比我們去。教誨他們。更切更急。李光道。賤內也。巴不得見尊嫂。不用去請他。不如他先親來相拜罷。司馬公道。都好。聖教的實愛。不比這世俗的虛文。李光喜歡。應諾回家。次日李娘子。做着小轎。往拜司馬太太去了。李光在家。看書祈禱不題。且說司馬太太。和李娘子。雖是初會。實如相熟的舊人一般。我知你心。你會我意。你愛我敬。說了一日的話。李娘子告辭。太太捨不得他去。着實拉住他。不肯放走。兩家都要領洗入教。但這縣裡府裡。沒有天主堂。却是無法。這吳氏向司馬太太。附耳低低道。我意如此如此。這般這般。太太。你說好不好。奴家包管肯來。司馬太太歡喜道。老身這裡。也是這樣想。二人主意定了。明日李娘子。謝了太太。上轎回家去了。李光這兩日。一頭深想耶穌的言行。一頭着實祈求天主。

聖寵。書看一分。心開三分。渾家回來。就和他說道。我一生一世。讀了儒教多少書。那裡有這般好力量。中庸說。惟聖人爲能化。我如今纔懂得。耶穌全化了我的心。可見耶穌。就是中庸所俟的聖人了。吳氏道。我也是如此。一生拜了多少菩薩。那裡有個實心行善。目今我心向德。可見菩薩。是害人的邪魔。耶穌是救人的眞主了。李舉人讀完了降生言行記畧。也不去看別書。就定心要奉教。然甚時領洗。尙無定局。一日同妻子商量。這吳氏着意道。常言說得好。當斷不斷。反受其亂。你我二人。今受了天主的恩典也多。恩典越大。責越重。你我還不領洗。便待何時。不要說來年來月。就是朝也難以保暮。我們盡自己的本分。天主自然照管我們。你可行而不行。天主未必等得你。相公你且依我。明日清早。你該去求司馬老爺。和你上省。你領了洗。還有一件極要的事。就是你該央煩西洋老爺。到這裡來。我也領了洗。方纔心滿意足了。李光道。我上省去。果是容易。司馬公同我走走。還不大緊。只是西洋老爺。怎肯替你。受這番辛苦。我也怎好。和他說這個話。吳氏道。相公。你休要怕。我妹妹不會哄人。他說。西洋老爺。解

了本國。離了家。飄大海。冒萬險。喫萬苦。却是爲何。總是爲敬天主。爲愛人。傳揚耶穌的聖名。好救我們的靈魂。相公。你怕他辛苦。我倒知道他快樂。他不遠九萬里。怎辭幾百里。他肯費三年。來到中國。怎不肯費三日。到這裡來。相公。你只管放心。我和妹妹兩個。日日求聖母。保佑你。平安去。快些來。李光依了妻子的話。明早去見司馬公。連忙一躬至地。道。蒙老師提誨之恩。真天高地厚。學生糜身解體。也難報萬一。司馬公還禮道。豈敢。如今李兄。還是儒。還是信。李子道。儒也是。信也是。儒未信。無用。儒交信。纔實。專望聖人爲儒。從聖人言爲信。然小弟所謂聖人者。惟天主耶穌。爲能居之。我信耶穌。我要耶穌。仁師。若不棄小弟。央煩大駕。和小弟同上省會。一來。小弟好登西洋老師的門。二來。要攀西洋老師。下臨寒舍。賤室不領聖水。真過不得了。司馬公道。我這裡拙荆。也是這樣說。無刻不催促這樁事。管情是他兩個算計。倒也是極好的事。反正不要耽悟了。就是後日。我們一同去罷。李子一躬謝道。多蒙厚愛。如此妙絕。小弟回去。後日早來。司馬公留他便飯。然後分手。正是

迷時無悟無迷

究竟迷開即悟時

此際將迷成悟境

儒交信也不差池

不知二人上省。如何敦請西洋先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解 旃檀 佛場。梵語。

帶 音指。俗謂女紅爲針荷。

差池 不齊貌。猶差錯意。

渾家 妻也。

儒交信。儒。指孔教。信。指天主教。二教

相交通。不相背。猶本性正理。

引人認識天主。

第六回

六十

遊西師。蘭舟談妙義。

歸聖教。花縣萃羣英。

端爲閨人攀法駕。一片錦帆江上挂。仁師指點盡精微。

十步明。三德大。性理條分如啖蔗。聖道昌明原不

夜。巾幗鬚眉均仰藉。表端影正沐天庥。嚮往心。誰能罷。

霧合雲蒸歸至化。

右調天仙子

話說光陰迅速。不覺二人到了省。司馬公引李舉人。到天主堂。說知來意。西洋老師甚喜。就與李舉人付了洗。聖名保祿。司馬若瑟。爲代父。西師又和他二人。同下縣來。若瑟保祿二人。一路求教。第一日。司馬公問信望愛三德。西師答道。人之神心。有此三德。譬之美木焉。信德爲深根。望德爲芳華。愛德爲嘉實。人心無此三德。如樹無根。無華。無實。是死木矣。枯槁矣。非物矣。天主全知。不能自誤。天主至誠。不能誤人。是以天主之言。至真而無妄。至實而無虛。可信而不可疑。

當信之事。在正傳。在聖經。而定經傳之正義。又在聖教會。其大要有十二端。就是信經所載。信之。則知天主。而望德生焉。天主全能。求之無不可得。天主至善。求之無不易得。是以信天主者。無所不望。當望之事廣大。而總歸七所求。就是所謂天主經。望之。則近天主。而愛德生焉。天主至美而至尊。故愛之而不得不敬。敬之而不得不愛。有愛之之言。而無愛之之心。其愛則誑矣。有愛之之心。而無愛之之行。其愛則空矣。是故愛天主之真。惟在實行。不在虛言。而實行之成功。在聽天主之命而已矣。天主聖命。無善不包。無惡不禁。約而計之。則有十條。就是所謂十誡。明明見之。不謂之信。全全得之。不謂之望。不見於行。不謂之愛。信望二者。有時而終。惟愛永遠不息。故信望愛三德。愛德爲大。三者有體有用。具於心。謂之體。發於行。謂之用。其體。天主賦之。而存之在人。發於用。天主必感之於光。而人應之必於後。無其體。則其用無由而發。無其用。則其體雖存。而實如死矣。是故三德之行愈密。其體愈堅而活也。凡領洗而入聖教者。天主必賦此三德。於其靈魂。使之有生活。蓋人之靈魂。合於天主則活。離於天主則死矣。即

如人之肉身。合於靈魂乃活。離於靈魂乃死矣。人之靈魂。所以合於天主者。因有信望愛三德故也。司馬公道嗚呼。善哉言也。世人沉沒於物慾。三德未賦。而不得其體。或賦而不得其用。名雖似活。而實如死矣。說畢。二人謝教而去。回到船上。李舉人向司馬公道說道。今日三德之道理。好果是好。但不知西洋老爺。明白我中國書籍否。且待小弟翌日試之。何如。司馬公道。西儒之學。以得真爲本。以明理爲主。小弟包管。兄愈試之。必愈服之也。李舉人大喜。至次日。果然開口便說道。太西先生。無不窮理盡性。中國儒者。也是講理論性。性理二端。若得老師。西教門生。則大幸矣。西師微笑道。子欲通性理。須將庶物。明分別之。俾各得其義。夫物之總分。有二等。一自立者。一倚賴者。自立之物。不隲有形象。無形象之界。無像者之謂神。大體也。有像者之謂形。小體也。神也者。形而上之體。不能聚散者也。形也者。形而下之器。能聚散者也。倚賴之物。或賴形體而立。如五味。五色等。或賴神體而存。如仁義禮智等。是也。先儒云。性卽理。愚不敢以爲不然。理所以難明者。諸說未定故耳。夫理亦有自立倚賴之等。愚所謂自立之理者。

惟天主至純之神。至一之體。爲能當之。乃自爲無形無像。無聲無臭。非天非地。非氣非物。而能形形象象。天天地地。是也。所以受造之萬靈。謂之無形之體可也。謂之自立之理。不可也。愚所謂倚賴之理者。乃當然之則。各物之性是也。故曰。性卽理也。請以人言之。說文解人字云。天地之性。最貴。不獨云。天之性。蓋形而上之神得之。而不爲人。不獨云。地之性。蓋形而下之器得之。而不爲人。兼云。天地之性。始爲人也。立於中而包上下。故最貴者。而實爲萬物之靈也。莊周稱之。形之不形。不形之形。形之不形者。是言肉身。而有靈魂也。不形之形者。是言靈魂。而有肉身也。形神二體。互相締結。斯謂人之性。斯謂人之理。乃爲人之當然。而不若然者。實不爲人也。惟性字本義。從心從生。心以指人之神。生以指人之形。李舉人接道。先儒云。性也。理也。仁也。善也。實爲一無二。其如之何。西師道。性理仁善等。或以造物主言之。或以受造物觀之。若指造物主而論。則性理仁善等。果實爲一無二。而先儒之說。很是。蓋物主者非他。乃至性至理。至仁至善。而至一者也。若以庶物而論。物既不一。而各有別。則性理仁善。亦各有分。不可得

而一之。曰性。就是各物之則。有物斯有則。無無則之物。無無物之則。先儒云。理不離氣。氣不離理。乃真此意也。若云。理搭在物上。其意以內物言。則是。以外物言。則非。何謂內外之物。譬人思造房屋。必然有其樣子居於心。此乃內物也。房屋造成。卽是外物矣。凡外物之有無。與內物無相涉。外之房屋。得木石等料。以成其形。若論其理。未嘗搭在此外物上。仍與內物。同存於心焉。曰理。或與性同意。所謂窮理者也。或以是非言。有理卽是。無理卽非。而有理無理。人思而知之。或以善惡而言。有理卽善。無理卽惡。而行之。或此或彼。在人自作主。曰仁。乃指心之德。如義理智勇忍謙信望愛。是也。其體居於心。其用見於行。或云。未發已發。亦是此意。曰善。指人循乎天理。居仁由義。當動而動。當靜而靜者也。夫性理。仁善之本意。不過如此。若先儒之論靈魂。而謂之明德。謂之靈性。謂之心。謂之氣者。此假借之法。強名之類。皆出於不得已也。曰明德。非是倚賴之物。乃虛靈不昧。最神最活之體。以具衆理。而應萬事。人所得之於天。故謂之德。曰靈性。非是虛空之理而已。乃自立之神。而能是是非非。好善惡惡。故謂之靈性。曰心。非

獨指胸中方寸肉耳。乃一身之百體。有靈魂以時時活之。如天地萬物。有上主以時時生之。然又百體之中。莫貴於心。猶萬物之中。莫大於天焉。是故指人之靈魂。而以形體言。謂之心。以主宰言。謂之天。云心云天者。非謂人之靈魂與物主。有形有像。乃是借形。以視於無形云耳。又非謂天地與天主。同成一物。如肉身與靈魂。同成一人。蓋小同中。實大有以異也。曰氣。非獨指能凝能散。形而下之物。乃指惟精惟微之神體。而以靈氣神氣知氣之名。強名之者也。夫德心氣之借意。又不過如此。司馬公道。據此。則中庸天命之謂性。何解。西師道。此又性字之借訓耳。心生爲性。猶言心之一生。明悟一開。人能別善惡。而自專。天主於是乎命之。趨善而避惡。此乃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之明命。故借以爲性。李舉人道。孟子謂性善。何如。西師道。孟子曰性善。則本訓借訓。皆在其中矣。惟善惡之義不明。故有孟子性善。荀子性惡。楊子性混。韓子三品。董蘇二子。性無善惡之論。衆說紛紛。然所爭者名耳。名正則無訟矣。夫惡也者。猶無也。暗也。曲也。病也。病乃不安。曲乃不直。暗乃不光。無乃不有。惡乃不善。所以善之義明。卽惡

之義亦明矣。惟善之義不定。或在自有者。或延及於受造之物。或以利害言。或借所以得向。或就義以立功。請畧詳之。惟有自者。爲至一而不一。故獨爲至善。受造之物。較於造物者。萬萬不能及之。皆入數也。非至一也。故若無焉。然物雖非至善。猶不可謂之惡。蓋天主所造。其間雖有尊卑之等。而未有善惡之分。故孟子言性善。最得之。若以利害言。利我者爲善。害我者反之。然害我者。或利他物。如水死人。而活魚。或今日害。而異日利。如病而食肉。則毒也。病愈而食肉。則美味矣。故名之謂善。乃強名耳。刀利而善。刀鈍而惡。此指用而言也。荀子言性惡。是言刀鈍。楊子言性混。是言刀。就礪則利。不磨則鈍。韓愈言三品。亦不出乎此。然刀之不利者。惡刀也。非惡金也。故名之謂惡。名亦強矣。又所用者。必是能得所向者。爲善。向用云者。惟以理義言而已。凡自作主者。能循理。亦能背理。背理則爲惡。始有罪而可罰。惟神與人。爲能如此。而他物不與焉。是故形物之所向。皆善無惡。所以得向者。亦然。無有不善。自不知其然。又不得不然。無明德。無主張。所以無功無罪也。若人則大異乎是。或其向。與其用。皆善。如善言以化

人。化人以樂天。或其向。與其用。皆惡。如背理以殺人。殺人以報仇。或所用好。而所向不好。如辭讓。以干人譽。或所向可。而所用不可。如欲得後。而娶妾。其志可也。其行則不可。娶妾雖可以得後。而實不可以循理。苟欲遵理以得後。則所志又非善也。夫以理義言。其善惡如此。則善惡指行。而未嘗指性。蓋性之於行也。亦猶刀焉。刀鈍而行困。刀利而行安。或安或困。克循理而行。則可謂善行。可謂善人。荀子云。性惡。意則不順。而名亦強矣。董蘇之說。似本於此。然未聞聖人之道。而知善惡者鮮矣。宋儒欲統荀孟之說。創造天地之性。氣質之性之論。殊不知所謂氣也。或正而清。或偏而濁。人人並受之天。得清者無功。稟濁者無罪。彼也。不足爲善。此也。不足爲惡。倘欲強而以善惡名之。亦是刀鈍刀利之類而已矣。試卽人而論。其於孩提之時也。又鈍又苦。較禽獸更甚。及其長也。形體雖卑賤。乃上而出令。神心雖尊貴。乃下而爲役。人欲從理爲善。則難如登山。人欲違理行惡。則順如流水。夫人性鈍然若是。是孰鈍之也哉。嗚呼。否之非人。一易否卦辭。言否塞不通。非人本然之性。一原祖亞當。聽厄娃之言。方天命而鈍之。詩

曰。婦有長舌。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。生自婦人。其此之謂與。李舉人深深一躬道。光也。幸聞道矣。老師將諸儒之說。是其是。非其非。而無所不到。真可謂知言。門生不但心悅誠服。卽以此証聖教。亦足以爲証矣。我老師於性理儒學。一點不差。而况於超性大道乎。司馬公見舉人。心服如此。甚是歡喜。自己亦說幾句。稱讚儒交信之妙。然後二人告別而出。正是

大道本蕩平

差訛人自誤

今朝指點明

方知來去路

第三日。李舉人又問。如何方勸得人奉教。西師道勸人以言。弗如感人以德。不講天主教之美。開口便嗔和尚。鄙菩薩。平白得罪人。斯非所以救人也。夫和尚當憐。不當嗔。蓋其意原非不好。欲修道行善。但可惜。走差了路。菩薩亦不可鄙。寧可問外教人。拜菩薩。有甚好處。信菩薩。有何憑據。使人自己曉得。奉事菩薩。荒唐無味。然後好將天主教之美。講與他們聽。李光道。聖教之美。可得聞乎。西師道。畧以十條言之。其一。惟天主之道。惟大。蓋非止於有始有限之世物。乃上而及於萬物之真主故也。其二。惟天主之道。爲要緊。如人爲子。便當止於孝。而

天主爲我們之大父母。爲臣。便當止於忠。而天主爲萬民之大君。世之榮光。知遇。後嗣。壽考。有之可。無之亦可。獨聖教之道。必不可須臾離。若可離。則非道矣。其三。惟天主之道。關係極重。不論暫世富貴之有無。弗念虛活生命之存亡。惟或得天主。而享眞福於無疆。或失天主。而遭極禍於無終。此乃大究竟也。其四。惟天主之道。爲天下萬民之大本。無東土西土之分。凡受命而爲人者。皆天主所生。皆當歸於天主。是故視此道爲外國之法。爲西洋之教者。噫。亦惑矣。其五。惟天主之道。亦實爲爾我之大本。正如天下。只有爾我二人焉。行之者。或衆或寡。其於爾我何有。今有人於此。乍見鄰家失火而熾。不覺惻隱之心動焉。救火之意發焉。嗟夫。烈火焚已廬。而獨昧然不知。甚哉惑也。其六。惟天主之道。爲極急。蓋世間一定者。人之死。最無定者。死之時。在朝未能保夕。在夕未能保朝。故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不聞道而死。可乎哉。其七。惟天主之道。確然有據。了然易通。蓋人才不齊。苟此道。非自明自徵。而待上智以知之。即僅爲二三人之秘術。非爲萬方之達道也。其八。惟天主之道。爲能治人心之病。蓋人之於善也。猶如

醫者之於色。然於不善也。則如水之就下矣。嗜欲無厭。好財好榮。今浮屠以六道驚之。黃老以長生久視勸之。世儒以空理虛名勉之。是皆畫地爲牢。刻木爲吏而已。惟天主聖教。大明乎真財真榮。逸豫之實。故能使貧者樂。而富者仁。賤者順。而貴者禮。蓋暫世無以爲寶。而人之心無病矣。其九。惟天主之道。爲能滿人心之願。蓋人莫不欲知真。莫不欲得善。二者乃率性之願也。然凡所知有感有涯。所受有缺有限。則心不滿。而樂不足。惟事天主之人。既具天主之寶。雖在污世。已得真福之端。而其樂非言所能盡。若謝世而歸天。享天主榮光。其福滿矣。至矣。不可以言喻。並不可以思議矣。其十。惟天主之道有序。森森浪浪。如貫珍珠。至道雖可一以貫之。然分其條理。則尤易明。夫路惟一。而步壘焉。有至尊天主。無始無終。而始終萬有。匪斯無一物。一步也。宇內萬物。惟人爲貴。二步也。人之所以爲貴。本在神心。非在形體。三步也。人神之貴。在自作主。故能受天之命。四步也。順命者立功。方命者有罪。五步也。獲罪於天主。殃及其躬。六步也。天主宥人。非緣人悔罪之故。必另有至尊。代人求赦。七步也。雖有至尊。代人求

赦。人亦必須於救世者。合其德。方足以免上刑。八步也。惟一耶穌。實爲救萬民之主。而代人求救。九步也。惟入天主耶穌聖教。信其道理。守其規誡。始於救世者。合其德。十步也。列步所陳之道。至道也。窮物理。辨真僞。引古典。皆所以明之。明之所以行之。行之所以得止者也。李舉人道。保祿雖不敏。願由斯十步而進矣。司馬公道。十步之道。最大最要者。天主聖三。與天主耶穌兩端。萬物大主。一體包三位。罪人信而無疑也。天主耶穌。一位含三體。何謂也。西師答道。耶穌既是天主。必有天主之性。斯一體也。耶穌既是人。必有靈魂。斯二體也。必有肉身。斯三體也。然雖有此三體。其位則一而已。乃第二位天主子者是也。天主子者。降生取人性。有靈魂。有肉身。實實爲人。然斯人也。既締結於天主第二位。則人之本位。不能並立而存。是故人性之所行。如教誨。祈禱。受苦等。皆歸於天主第二位。所以諸行之功無限焉。三人談論甫畢。舟子已報。到岸了。西師不欲進城。因司馬公山居幽靜。就住那邊。住了。次日司馬夫人。領了洗。聖名亞納。是陳瑪利亞作代母。李娘子也領了洗。聖名保辣。就是司馬夫人亞納作代母。彼時

城裡鄉裡。都聞得西洋老師。在司馬公府上傳教。都來聽講。問道。西師不分彼此。有窮的蠢的。越發用心。教訓他們。不幾日間。男女大小領洗者。有五十餘人。西師命李舉人作會長。和衆人說道。列位領了聖洗。就是沾了耶穌聖血之恩。不爲魔鬼的奴才。實爲天主的義子。受洗是十分要緊的。所以無男人。就是女人。也付得洗。無教友。外教也付得。只有三件極要緊。錯不得的。第一。要水。就是河水。泉水。井水。雨水。都用得。第二。付水的時節。明白念這一句話。我洗爾。因父。及子。及聖神之名者。亞孟。一個字少不得。又不要或先付水在頭上。而後纔念這一句。或先念而後洗。全使不得。第三。心裡的意思。必要與聖教的意思。同而不異。就是聖教如此。我也是如此。西師說完了。那陳瑪利亞。有個女孩兒。年纔八歲。最是伶俐。因求神父。一教友神工之間。稱西洋老師爲神父。自稱爲罪人。一在衆人面前考他。西師問道。你是奉教的麼。答。謝天主的恩。罪人領了洗。是奉教的。問。甚麼聖名。答。聖名路濟亞。問。奉教的人。有號麼。答。有。就是十字。聖號。問。你會畫十字麼。答。罪人會。以十字。聖架號。天主。我等主。救我等。於我仇。因罷。

德肋。及費畧。及斯彼利多。三多名者。亞孟問。天主有幾個。答。只有一個。問。天主有幾位。答。有三位。第一位罷得肋。解曰。父。第二位費畧。解曰。子。第三位斯彼利多。三多。解曰。聖神。父是天主。子亦是天主。聖神亦是天主。問。是三個天主麼。答。不是。不是。罪人不說。父是一個天主。子是一個天主。聖神亦是一個天主。但說。父是天主。子亦是天主。聖神亦是天主。蓋三位共是一性一體。一個天主。問。是那一位降生。答。是第二位費畧。降生爲人。問。爲甚麼降生。答。爲救贖萬民的罪。故名號叫耶穌。解曰。救世者。問。怎麼救贖。答。自甘受苦難。被釘十字架而死。第三日復活。四十日升天。問。我們人亦會升天麼。答。凡得善終。必會升天。問。誰能得善終。答。有兩件事。十分要緊。第一。必要領洗奉教。第二。天主收靈魂的時節。必要身上沒有大罪。這兩件全備。纔得善終。西師道。好一個明白孩兒。可以做得一個女會長。我有一尊好聖像。是你的本名路濟亞。聖女的像。我送給你。早晚恭敬。神工完了。西師要起身還堂。衆人鑿留不住。許了明年二月還來。衆人送至舟次。西師當時。自己回省去了。李宅夫妻二人。奉教以後。心心念念。只

是明講天主的道理。李舉人勸導同胞的朋友。李娘子訓誘親戚的女眷。凡所勸的人。又明白道理。又謹守規矩。德行表樣。都是好的。所以未到三年。那地方奉教的人。就有幾千。大家商議。釀分鳩工。起了一所大天主堂。不題。却說楊員外。自從李舉人信了天主。再不來了。李子不肯棄絕他。每每遇着他。常講些道理。與他聽。楊員外不好說不信。只是今日推明月。明月推來年。他家金銀廣有。日日暢飲酣歌。又擁着七八個姬妾。又好佞佛。奸僧哄他說。他百歲後。必歸西天。不知。人心如此如此。天意不然不然。樂極悲生。不滿五十歲。被一夥強盜。半夜裡明火。執杖打劫進去。將家中財帛。席捲一空。楊員外又被強盜。捆了一繩。驚個半死。後以憂鬱得急症。數日內。嗚呼哀哉。那些姬妾。都各抱琵琶。一時散盡。正是

西陵塚上青青草

不見春風哭二喬

可憐員外。一生積財漁色。佞佛欺天。到頭落得這個結果。李光聞得這個凶事。知罪惡貫盈。天主降罰。越加小心。和妻子積善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後二人俱年過

古稀無疾而逝。夫妻之骨肉。同葬於地。以待復活之榮。夫妻之神靈。同升於天。以享行善之報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此之謂也。觀者思之。正是

聖道不行由不明 既明應即認真行

懇求救主增神力 莫負天恩失己靈

解 久視 猶不老意

蔗 叶乍禡韻糖蔗

跋

子曰。三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若李明達先生者。服膺孔子之訓。可謂孔子之徒矣。夫司馬君。李君。楊君。龔林三友也。李君見司馬君之賢。則執經問道。而思齊焉。見楊君之不善。則反觀內省。而自警焉。過人賢否。皆知取益。所謂能自得師者非耶。宜其進德。未可量也。所以然者。由其

心地正直。不慕名利。祇求真道。此惟善人。能盡受善言也。昔者耶穌講道。聽者良莠不齊。乃設喻曰。田者播種。種或遺道旁。則踐於人。食於鳥矣。或墮礮磔。土薄根淺。日出立枯矣。或落叢棘中。則覆蔽不長矣。惟播於沃壤者。則或一而穫三十。或穫六十。或穫百焉。門徒退而請解。耶穌曰。夫種者。聖道也。播種者。傳聖道也。田者人心也。遺道旁踐踏且食者。聞道而被魔撓亂。心志不存者也。墮礮磔立枯者。聞道亦喜。然立根不深。稍遇嫌阻。輒自暴棄者也。覆蔽於叢棘者。聞道而爲貨財逸樂之念。蔓覆茅塞。不復前進者也。惟播於沃壤者。聞道而蓄於善心。竭力體行。且以含忍而結實者也。但行之功效。多寡不一。故有三等之別焉。嗚呼。聖謨洋洋。嘉言孔彰。克念作聖。罔念作狂。人欲求道種德。先治心田。勉爲受教之地可也。謹跋。

24

222113